四庫全書

史部

御選明臣奏議卷四

扶植綱常疏 成化二年 羅倫

臣聞近者李賢遭喪朝廷援楊溥故事下起復之命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所關風化所繫天下所瞻後世所監左右侍從給舍臺官必有知禮義不顧流俗陳正論以扶綱常者是用緘默因循至今今臣若又欲言而不敢言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忠君愛國之

心固非陛下期臣之本心亦非愚臣報陛下之夙願也臣備員近侍蒙恩深重扶植綱常臣之志也披寫悃憤臣之忠也惟陛下亮之伏讀聖策有曰朕夙夜拳拳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于上風俗厚于下陛下是言真可為國家扶綱常天地立民極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于明人倫厚風俗欲明人倫厚風俗莫先于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為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為家人而非此則不可以為人矣

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于君為人臣者未有不孝于親而能忠于君者也為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者禮歟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陛下于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所未見也似與先王制禮

之意孔子之言不類也似與陛下策臣之初意不合也
陛下將以故事起復之歟則為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
其臣為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
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詞曰不敢遵
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
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詞曰身在
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私竊利祿之
實孝宗卒允其辭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

起其臣此二臣者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于當時名聲垂于後世史冊書之以為盛事士夫誦之以為美談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忠于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嵩之援例起復為丞相王黻起復為報政陳宜中起復為宰相賈似道起復為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于當時遺臭于

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忠其君也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以宗為監使賢盡孝于君親為當代之大臣陛下以禮處賢為當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亦賢之分也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歟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驁未為無虞也孝宗之時金人盛強未為無事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内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温詔俾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于天下之事

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陛下于賢之言聞之則必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于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陛下于賢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君盂也臣水也盂員則水隨以員盂方則水隨以方君好諫則臣隨以直君好諛則臣隨以佞陛下誠能于退朝之暇清閒之燕畧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開懷收納降禮尊賢講聖學之

大要明君道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攷古今之治亂諏風俗之盛衰洛邊防之緩急舍一已之見而以衆人之見為見舍一已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為知順已之言則察而逐之使貢諛保寵者無以自容忤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為國者得以自盡羣策畢陳忠賢並用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治哉夫賢之起復猶誘

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為常典搢紳以起復為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據禮守經之士寥寥無聞不知此人于天下之重任何所關耶于先朝之故事何所據耶先朝自楊溥之外未聞起復某人為某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之多耶以其高謀遠慮足以斷天下之大議耶何未見其發也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耶何未見其能也以其直節勁氣足以厲天下之士習耶何未見其有

也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浹天下之民心耶何未見其行也以其忠言讜論足以裨朝政之缺失耶何未見其敢也陛下何取于斯人而起復之哉意其平昔不過阿媚權勢豫為巳地及遭通喪之時則必曲為詇說上蒙天聽不曰此人辦事理可奪情則曰此有故事例當起復既遂奸計畧為虛辭一不俞允歡然就位未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劉珙者也名曰奪情實則貪位名曰起復實則戀禄且婦于舅姑喪亦三年孫于祖父母禮有期

服奪情于夫初無預其妻起復于父初無干其子今或舍館如故妻孥不動乃號于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廷不容雖三尺童子臣恐其不信也為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擬至于此哉為人子者報其親之心豈忍至于此哉枉已者未有能直夫人忘親者未有能忠于君望其直人而先枉已望其忠君而先忘親陛下何取于斯人而起復之哉昔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而富公竟不可奪史嵩之遭父喪太學生羣攻之至數

百人而嵩之竟乞終制令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為議且從而為之辭所以豫為巳地也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為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豫為巳地也大臣既無忌羣臣復何慙羣臣既有例大臣復何辭今之大臣固韓琦富弼之罪人令之羣臣又太學生之罪人也上下成風靡然同流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為匿服之計利在溥恩則匿服以受封利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利在擬科則匿服以應舉利在遷官則匿服以候選利在求賄則

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為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世風俗之敝綱常之壞一至于此也夫愛親之心孩提有之短喪之說下愚恥言况在冠裳之列聞聖賢之道肯于其親無三年之愛乎特以貪利遂至忘親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縻之以爵祿激之以廉恥而不誘之以名位使積習之敝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特在乎陛下轉移之間耳夫天子者以孝治

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欲孝行于天下必先行于大臣臣願陛下不惑羣議斷自聖衷許令李賢依富弼故事守制依劉珙故事終喪其餘已起復者悉令追喪未起復者悉令終制脫有金革之事亦從墨經之制任國事于外盡心喪于内朝廷既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則羣臣自效綱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張國勢由是而一矣臣愚昧豈不自知言忤于人殃及于

已然夙夜皇皇惟恐上負朝廷下負所學取議于天下貽笑于後世是以昧死為陛下言之惟陛下矜賜優容使讜言日進士氣日振則天下幸甚　疏入謫福建市舶司副提舉

政務疏 成化三年　商輅

臣以居内閣慚無補報偶有所見不敢緘默謹述時政上塵睿覽一勤聖政臣惟自古人君總攬萬幾未嘗不以勤為本如堯舜兢業于一日之間大禹克勤于寸陰

之下成湯坐以待旦文王不遑暇食而周書無逸一篇諄諄以逸為戒 矧當災異屢見邉方弗靖之日可頃刻而忘于勤哉所謂勤者非必下侵庶職惟在戒逸欲以率人法乾健以御下如各司章奏事無鉅細悉經御覽固已勤矣然而章奏之外豈無所當究其心者乎何者為足國裕民之道何者為安邉禦敵之術何者為才賢當任之而不疑何者為奸貪當去之而不吝伏望皇上日以數事詢于大臣謀及庶官或使口陳其説或令疏

陳其事乞賜裁度見諸施行如此則臣下有所觀感樂于趨事矣一納諫言臣惟自古帝王未嘗不以求言為務堯舜詢于芻蕘禹聞善言則拜湯從諫弗咈數聖人者其德無以加其治無可議而猶汲汲求言納諫者誠慮夫處崇高之位逸欲易生非有忠言莫聞其實此其德所以愈盛而治所以不可及也下逮漢唐宋之君未始不以納諫而興拒諫而失若唐之太宗慚德雖多惟納諫一事高出近古用能彌縫缺失易亂為治史冊書

之以為美談惜聽受之際誠偽相半至其晚年漸不克終是以不能無愧于帝王耳皇上嗣位以來詔旨丁寧凡政事得失民情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太平之治其機端在于此伏望自今以後凡遇建言之人並賜優容所言可用即為施行如不可用亦不加罪及成化元年以後廷臣或因建言降謫如羅倫輩乞敕吏部查收量復職任如此則善言可進治道可成一儲將材臣惟今之議者率以將臣乏人為慮殊不知自古及今未嘗借

于異代特以智勇之士或沈困下僚或棄置閒散才能未著人不見信為今之計宜倣前代武舉之法必須儲養試驗于先庶可委任責成于後乞命內外重臣會同總兵等官于在京各營各府各衛現任公侯伯都督都指揮千百户鎮撫年四十以下二十以上精加簡選取其體貌雄偉筋力壯健諳曉文墨之人或五六員另擇近便處所時常操練空閒之日令讀兵書講求方畧就三營總兵官內委任一員帶管教習每歲一次會官攷

試如果兵馬習熟兵書通曉列為上等或弓馬雖熟兵書未通或兵書雖通弓馬未熟列為中等若二長俱無列為下等三歲三攷照例賞罰如此則才識日有所進而將臣不至缺乏一飭邉備臣惟禦敵之要邉城為急邉關次之大同宣府等處軍馬宜多糧草宜廣若不豫為處置一旦有警倉卒調遣遲則緩不及事速則人馬疲乏虛費糧賞訖無成功兵法所謂待敵者佚趨戰者勞是也乞敕該部會議凡前項緊關城堡酌量添撥軍

馬糧草增置墩臺踸械遇有聲息就便相機行事不必
臨期調撥其山海至鴈門關中如喜峯古北居庸白羊
紫荆倒馬關口雖有官軍守備然各關地方散濶多有
山坡小徑可通人馬如往年邊警何曾經由正關率皆
越山而來後雖差官修理誠恐歲月經久或被雨水衝
塌或因樵採開通徒守正關敵至莫禦乞差能幹大臣
一員前去督同各關守備官員帶領軍夫逐一挨踏何
者小坡平漫可通上下即令刬削峻壁使敵人不能攀

授何者蹊徑可通往來即令營築堅固使人馬不能衝突此則邊關謹嚴內地人心不致驚疑一汰冗濫臣見吏員考滿冠帶聽選有經十二三年未得除授者中間多有衣食不給借貸于人將來授之以官委之以事何以責其廉介弗至侵漁于下哉又況累積愈多聽選愈久數年之後冗濫之弊有不可言當道慮其冗濫也于是多方裁損授職之後曾未幾時有以罷軟而去者有以老病而去者混及他途槩加屏黜彼貪酷不才聲跡

顯著者固無足怪矣若乃中人以下之資民情必久而始熟政務必久而始諳雖欲假以歲月勉圖後功不可得矣夫欲流之清必先濬其源慮官之多而不愼選于出身之際徒裁損于任事之後非良法也乞敕該部今後吏員攷滿仍照宣德正統年間事例而行則賢否不混而冗濫可革一廣蓄積臣竊照各處豫備倉所儲米穀本以賑濟飢民每歲官司取勘口數里老止將中等人戶開報其鰥寡廢疾無所依倚着實飢民一槩不報

益慮其無力還官負累賠納故臣思宋時朱子社倉之法豐年取息二分中年取息一分凶年無息止收其本數年之後息米不可勝計此誠良法也今後各處豫備倉飢民闕過米穀不拘豐年中年歲通取息一分有係鰥寡廢疾户内别無人丁無所依倚之人俱照數闕給不必追徵將所收之息抵補其數抵補之後或有餘剩自作正數入倉如此非惟飢民得濟而數年之後倉廩亦漸充實矣訪得各處提調正官不行親閲展轉委付

致使看倉大戶人等多生奸弊放支之際或摻和糠粃沙土等項每米穀一石止得五斗六升者有之及還官之時或刁蹬留難多收斛面或高估價值折收銀物名雖無息其實加倍令後乞令巡按分巡等官嚴督府州縣正官放收之際務在親行提調痛革前弊庶幾官無虛費民得實用矣一崇聖道臣惟孔子道高德厚功參造化故中庸稱其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臣謹按前代封號唐稱文宣

王宗加至聖元加大成亦云至矣至聖二字本中庸惟天下至聖言其德之盛也大成二字本孟子作樂者合衆音之小成而為大成言其德之全也但于道字或有所遺于中庸所稱猶有未盡故元時加封詔云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豈非封號未盡于上律下襲故詔詞止及于祖述憲章也欽我朝尊崇孔子遠過前代而封號仍舊豈非抉典臣

愚望皇上斷自宸衷于大成之上加封道配天地四字則于孔子之道德無遺中庸之稱述兼盡矣臣又思宋胡安國蔡沈真德秀諸賢雖我朝增入從祀然皆未有封爵乞敕禮部翰林院通行議擬奏請定奪則儒道增光斯文幸甚一謹士習臣惟古者人生八歲入小學教之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事以正其心術十五入大學教以窮理正心修已治人之道以明于體用此其教有次序故學有成效後世科舉之事立士無少長率留意

于文詞無復有如古人之學宋時朱子慮風俗人才日趨于下也于是輯為小學一書以垂世立教元時許衡嘗稱之曰小學書吾敬之如父母信之如神明是誠幼學之軌範入德之門戶也令之府州縣學生徒俱令兼讀小學教官與之講解義理以啟發良心提督等官按臨之日兼令背誦講說以攷察其實行庶幾學無躐等將來得用矣　疏入得旨所言有理著該衙門看了來說

乞分豁土田疏 成化五年

彭韶

臣伏聞為臣以不欺為本處事以大體為先豈不欲順事為恭哉顧以大體所在不敢茍從是乃所以為恭也且以臣所勘真定土地言之真定在堯舜時為冀州之域其賦為第一等或雜出第二等説者以為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蓋以其地有間一歲一收者所以賦有不同則是未嘗逐畝定賦而一畝必兼數畝之地明矣洪武二十八年奉聖旨百姓供給繁勞已有年矣山東

河南民人除已入額田地照舊徵科外新開荒田地不問多少永遠不要起科宣德六年戸部官又奏北京八府供給尤多宣宗皇帝准令照例是祖宗之心即堯舜之心也以此真定所屬武強等縣新開地土一向不曽增科至天順二年太監韓諒奏請武強縣踏勘得無糧地五百一頃三十五畆英宗皇帝欽撥一百頃與韓諒外有四百餘頃仍舊與民耕種不曽科糧是英宗皇帝之心即祖宗之心也後因廣寧侯家人劉聰等累年攪

擾民間方將前地并韓諒還官地減輕起科誠出無奈今周或又奏求前地有司不能明白敷奏再量出無糧地七十餘頃蓋其地間有多餘故也然地雖間有勢難盡量臣請陳其實頃者親詣本縣見其地有高阜者有低窪者有平坦磽薄者天時不同地理亦異且如亢旱則低處得過而高處全無水澇則高處或可而低處不熟沿河者流徙不常鹻薄者數年一收截長補短取彼益此必須數畝之地僅得一畝之入是以堯舜行錯法

于前我祖宗許開種于後良爲此也即今彼處人民追賠馬匹起運糧草砍柴人夫京班皁隸等項一年常有數般差役以致丁丁皆受役之人歳歳無空閑之日所深賴者顧戀地業盡力耕種以取給朝夕而已今若一畝多餘皆奪為閑地則仰事俯育且無所資其于糧差何暇復計臣知其非死則徙耳自古立國皆重根本今真定近在畿内理宜加厚此臣所謂不可盡量者也而戚里功臣之家錦衣美食與國咸休但能存心忠孝自

然富貴兩全矣待與民爭鬣食之利哉况聖朝卜世無疆法當垂後土地有限而求者務多亦恐終不能有所應付也臣到彼時百姓扶老攜幼遮道哀告臣不覺自失不忍重擾伏望陛下遠以堯舜為心近以祖宗先帝為法所有賞賚之施聖恩區處外其他田畝乞特憫其祖宗開種艱難念其子孫衣食所託量加寛恤庶幾民間知有生生之樂沐浴太平歌頌罔極則本固邦寧而世臣亦咸休無窮矣　疏入帝詔以田歸民而責韶方

命下詔獄

校勘資治通鑑綱目疏 成化九年

謝鐸

臣謹奏成化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彭時等傳奉到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令修撰羅璟并臣鐸等校勘訛誤將翻刻以供睿覽臣退竊自念是書成于宋儒司馬光朱熹之手上師春秋下溥遷固實經世之大典帝王之軀鑑也曩在宋時神宗理宗二君雖嘗留意是書卒不能推而見之政

治之間百世之下識者未嘗不望有如陛下今日之舉者是葢不特是書千載一時之幸實宗廟社稷之幸天下生民之幸臣等豈勝欣慶踴躍之至臣待罪翰林今八年矣恒竊愧懼思欲仰酬聖恩于萬一而庸鈍淺暗不識治道之宜凡臣所未能言與所欲言而未能者大臣能言之諫官能言之百司庶職能言之是以口與心謀趦趄前卻不敢無因冒越以至于今臣愚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日之中如月之望如四時之夏正易所謂

泰所謂豐所謂大有之時也以陛下端拱持盈于上羣臣奔走仰成于下宜若無待于私憂過計者然而中者昃之漸望者弦之漸夏者秋之漸故昔者聖人在泰有艱貞之戒在豐有勿憂之戒在大有有无備之戒益不如是則無以保其常豐常泰常大有如一日也然則將如之何哉亦曰廣求賢臣如泰九二之得尚中行豐六二之有孚發若大有九二之大車以載相與講學圖治以保此泰豐大有之業于無窮而已然帝王之所謂學

者亦豈區區尋章摘句間哉孔子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葢必明足以燭理然後謂之智不然則智之不精至有以君子為小人以小人為君子者矣必理足以勝私然後謂之仁不然則行之不篤至有知其為君子而不能用知其為小人而不能退者矣必氣足以配道義然後謂之勇不然則所知而行者亦且半途而廢至有知用君子而率不果于用知退小人而卒不果于退者矣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為智為仁為勇者具見

諸經臣愚不敢遠引備述姑即是書所載漢唐二代之君其于君子小人進退用舍之間亦略可見矣葢必若漢昭帝辯上官桀之詐以信霍光庶可謂之智而苛察之智非智也必若漢文帝割鄧通之愛以從申屠嘉庶可謂之仁而姑息之仁非仁也必若唐憲宗不沮羣議卒任裴度以成淮蔡之功庶可謂之勇而亢暴之勇非勇也彼代宗深信佛法惑于元載報應之言而不能察是以貪昧而昏其智也明皇溺意聲色知李林甫之姤

賢嫉能而不能去是以愛欲而害其仁也元帝屈于恭顯之譖而不能直蕭望之之寃是以柔懦而喪其勇也是數君者其治亂安危之相去何如哉臣愚竊觀今日天下之治上安下泰文恬武嬉積習因仍徇名廢實天下之事恒所令非其所好天下之人皆奉意而不奉法如曰振綱紀而小人之無畏忌者自若如曰勵風俗而士夫之無廉恥者自若飭官司也而汚暴益以甚裕民兵也而疲弊益以極減省有制而興作每疲于奔走躅

免有詔而征歛每困于追呼攷察非不行而倖門日益開簡練非不舉而私撓日益衆賞竭府庫之財而有功者未必勸罰窮黜覆之案而有罪者未必懲凡若此者其蠧根弊源將必有在臣愚誠不足以知之夫以陛下之聰明天縱宵旰勤勞若今日之留意是書豈不知講學用賢以圖政治而故使之至是哉特以人心不可兩用或者一念之間奪于彼則不得務于此惑于外則不得專于内故雖勞于求賢而一或有妨乎已則賢者未

必得用雖勤于立政而一或有礙乎已則善政未必得行是惟陛下密察此心懼有于無必開拓此心之所謂智必力行此心之所謂仁必奮發此心之所謂勇以力求所謂中行有乎大車以載之賢知之必深任之必篤以為左右啟沃之助稽之經傳質以是書直以今日之事驗之既往之迹見其用某人而興行某政而得則曰今嘗亦有是乎見其用某人而亡行某政而失則曰今豈亦有是乎反觀内省長慮卻顧兢兢此心罔有内外

罔有終始大本既立萬目自隨則前所謂積習因仍徇名廢實之弊皆將一旦革去無有難者而此豐泰大有之業可保無失不異唐虞三代時矣區區漢唐之治如此書所載尚何足道哉臣狂瞽迷謬凡此皆儒生之常談世之雄傑才辯者未必不以為迂腐而不可用然臣力求往古反復究思要之至理竊惟治道之大本莫切于此而救時之急務亦莫先于此舍此而欲別為奇謀良策以坐收唐虞三代之治臣愚不敢負此心以欺陛

下也夫以陛下之聖據大有為之勢操大可為之權如天之于萬物欲春而春欲夏而夏欲秋而秋無與牽制無與沮撓斷然而行在聖心一轉移間耳伏惟陛下察臣之愚矜臣之志不以出位為責不以未信為嫌試以今日惓惓是書之意而一行之則宗廟社稷之福天下生民之福皆將不外是矣臣不勝惓惓戰慄待罪之至

疏入帝不納

陳京衛官職因差騷擾疏 成化十一年 彭韶

臣近准本司所屬驛遞申呈雲南鎮守太監錢能差千户舍人等進象六隻沿途非法拷打勒要銀兩陵辱上下逼打驛官等因到司臣聞自古帝王不患娛心之不足惟患德業之未隆不患備物之未能惟患盈成之難保是以勤儉守己撫綏遠人誠不敢恃太平而自暇逸也蓋勤則剛斷于事儉則不貴異物柔遠人則休息物力三者在陛下盛德中無所不至而羣臣或不能仰體
聖心其所使官員又不能善于其事因而作非遂使遠

方軍民漸至失望思欲告訴而無階也竊見鎮守雲南太監錢能屢貢象馬禽鳥等物雖曰敬奉朝廷之意然而孜孜于勤奉外物未見其為淳實忠愛也伏聞禽畜之類内苑已備非所急用有之無益無之無損萬里傳送勢必勞擾承遣之人狐假妄為亦或有之伏乞陛下廣德業之盛美念成守之艱難斷自聖心將前項物件罷去嚴敕内外臣下敦素守法撫安夷民則遠人歌舞聖治永遠無極矣　疏入帝不納

嚴賞罰以禁盜賊疏　成化十二年　王恕

臣惟衛所官軍本為防奸禦侮緝捕盜賊征討不庭而設非徒費軍實張虛聲而為美觀也且雲南地方諸種蠻夷雜處其人兇悍好殺不以盜賊為恥盔甲槍刀弓箭挨牌等項軍器家家有之動輒三五十人或一二百人結為羣黨各執軍器流劫村寨抄財殺命或截商旅貨物略無忌憚各處雖有哨堡巡司及巡捕官軍非惟賊衆軍寡不能抵敵亦由馭之無法所以不能成功何

也伏覩大明律失誤軍事及主將不固守條內别無與賊對敵殺傷官軍罪坐管軍頭目之例況勝負兵家之常雖智如良平勇如信布亦不能保其必勝奈何近來庸懦不才頭目因向時領軍將校或以輕進被參或以損軍得罪以此遇賊先以退縮保軍為心略無向前勦賊之志幸而稍得其利輙便虛增首級妄報功次以圖陞賞不幸而折損官軍就行隱匿不聞設辭遮掩以避其罪況進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如此為將

校者雖肯提軍出戰為士卒者誰肯奮不顧身此官軍遇賊所以不能成功者也設若臨陣奮勇與賊對敵而死者原邺其家不罪領軍之官若能成功厚加賞賚其臨陣退縮不能奮勇効死致賊猖獗殺害良民失陷地方依軍法處治設或鼓之再戰誰敢退縮誰不向前此馭之之良法也如此則賊不期破而自破功不期成而自成矣且雲南强賊叱之他處數加十倍雖曰習俗使然其致之也則有由焉或土官令家奴糾合部民而為

之或管莊之人招引無籍軍民而為之盜以土官并管莊之人為主人贓俱藏于其家誰敢搜捕此雲南强盜所以多于他處也况雲南去京萬里非可以朝發而夕至若將應決强盜依例奏請至秋後然後行刑動經監候一年之上或二三年者亦有之比及奏請至日或死于獄中而不受刑者多矣將何以警兇惡而快人心乞敕該部計議今後官軍人等與賊對敵而死者官給銀物以恤其家本管頭目督軍同戰救不及者不罪如或

有功量加賞賚若遇賊退縮不能奮勇不能督戰及見同征軍士被圍故不救援者俱以軍法處治土官并管莊之人縱賊為非者亦治以重罪仍將今後所獲并已獲未結強盜三司會問明白同在獄已問結者俱引赴鎮守總兵巡撫巡按等官處會審無冤委官就便處決仍于打劫之處梟示然後具奏如此則賞罰當而官軍知所勸法令嚴而賊盜不敢肆矣　疏入帝從之

論駕帖無印信疏成化十二年　王恕

臣叨掌風紀材踈學淺不諳事體近聞雲南中衛百戶汪清自京師齎駕帖與刑部郎中鍾蕃錦衣衛百戶宗鎰臣竊疑焉伏見五府六部都察院行移天下公文及給批差官公幹或提取犯人俱于所在官司比號相同然後行事又聞駕帖下各衙門則用司禮監印信該科掛號皇城各門印照出關防所以防詐偽也今齎來駕帖既無監科印信字號又無各門關防此臣之不能無疑者一也近臣等題邊外脫回内地軍丁事都察院奉

旨選官往勘明白干礙錢能奏來處置今原差郎中鍾
蕃等齎前旨于本年九月初六日到雲南提犯人盧安
等到官鞫問百戶汪清又齎駕帖于本月十一日到送
與鍾蕃等此臣之不能無疑者二也然臣所疑者無他
惟為事體之不一葢事體一則人皆尊信而無疑事體
不一非惟起人之疑且使投間抵隙者得以行其詐而
濟其私設駕帖内有賜死重事而無印信可驗其人將
死乎不死乎果出于上意而不死則違君命而罪愈重

若非上意而死之未免含寃于地下由是言之篤帖之出誠不可無印信臣以疎逖孤蹤劾炙手可熱之權要真可謂不知量者也但緣此事干係地方之安危生民之休戚國體之輕重人心之向背且如昔者交趾守鎮非人因而失陷騰衝一夫啟釁以致麓賊反叛費無限之錢糧傷無限之生靈至今無老少言之莫不疾首蹙額酸鼻流涕今日錢能所為殆有甚焉將來之禍誠不可測朝廷縱無按問之文部屬縱無訴告之詞臣廵撫

其地風聞其事亦當為陛下言之其罪與否朝廷自有法度臣豈敢容私意于其間哉臣不以實告則是黨權要而欺朝廷也其罪將安逃乎縱使倖免亦豈忠臣孝子所忍為乎且忠孝乃臣子之節臣若以不忠不孝存心朝廷將安用臣臣將何以報陛下哉況居其位則思死其官乃臣之分也黨權要而苟利祿臣則不忍為也臣干冒天威不勝戰慄之至　疏入改㨿南京都察院參贊守備機務能事立解但抵盧安等罪

御選明臣奏議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選明臣奏議卷五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高棫生

謄録監生臣朱一鳴

御選明臣奏議卷五

乞取回中官王敬疏成化十八年　王恕

臣始為朝廷軫念淮揚蘇松等處地方饑荒軍民流亡恐臣等奉命不謹莫能區畫賑貸以致失所特遣近臣齎內帑錢物遠來救濟既喜且懼者累日已而傳聞太監帶百十號馬快船隻裝載私鹽于江南収買玩好之物雖未委虛的第今大江南北饑荒殊甚斗米直七八

十錢民有饑色野有餓莩老稚轉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不可勝數臣奉敕往來提督賑濟近來雖頗安妥而張口待哺者尚多若王敬此行為賑濟饑荒而來則太江南北億萬生靈蒙再造之恩陛下盛德大業可以比隆二帝三王國祚可以與天地相為悠久矣若為收買玩好之物而來似此聲勢張皇未免騷擾郡邑驚嚇吏民臣恐遠近傳聞將謂陛下惟珍奇是好而無憂民之心致使狂夫得以藉口非社稷之福也臣以為當此

饑荒之際朝廷正宜裁冗員卻貢獻禁奢侈抑僥倖慎爵賞重名器輕徭役惜民力以收天下之心以培億萬年社稷之基本夫何織造旁午貢獻絡繹奢侈之風競起僥倖之門大開遂使爵賞冗濫名器混淆徭役繁興財力日屈欲斯民之不貧且盜得乎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名鷹而大亮不可明皇令益州織半臂褙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其事載諸信史後之讀史者莫不稱太宗明皇之明李大亮蘇

許公之忠今陛下以上聖之資居至尊之位聰明睿知本乎天性仁孝誠敬不待勉強可以為堯舜可以邁湯武尚何太宗明皇之足言哉臣幸際明時備員巡撫偶有所聞若隱忍不言使陛下不知而天下國家受其弊豈忠臣乎非惟有愧于臯夔稷契伊傅周召豈不有愧于李大亮蘇許公之輩是以臣不避斧鉞為陛下言之者非為身家計也為社稷計耳惟陛下留神深思社稷幸甚生民幸甚　疏入帝名敬還

陳治安疏成化十九年

王恕

臣聞邇者敵人入侵內外戒嚴朝議以各邊軍餉不足也既遣官以糴買之以京營軍士不足也復遣官以清查之又以內帑銀物不足也而出征官軍無厚賞方今天下一家海內一國以言乎餉糧漕運之轉輸陸路之飛輓非不多也以言乎銀兩鑛場之開辦糧草之折納非不廣也以言乎軍馬在京有四十餘衛所又有外衛番上之役到營而操練分將以統領非不衆也夫如是

宜乎廩有餘粟而不可勝食矣庫有餘財而不可勝用矣軍士多且精而所向無敵矣柰何一旦有警輒見不足蓋承平日久安不慮糧費于冗食財費于侈用軍又疲于差占若王師不早出敵人不早退臣恐不止口外之被擾邊民之被擄其為患蓋有不可勝言者矣今敵人遠遁王師凱還此實皇上聖德格天天道助順將校用命之所致也然目前似無事矣臣不敢保其必無事似可安矣臣不敢保其必可安若謂敵人既遁必不來

也臣不敢保其必不來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孫子曰無恃其不來恃我有以待之此臣等居高位享厚禄為國股肱者所當致意也伏望陛下當此閒暇之時敕令諸司明其政刑量減在官冗食之人申嚴冒報功叙之罰重名器抑奔競則不加賦而糧自足矣少作無益之事不貴無用之物慎賜賚節用度則不厚斂而財自足矣免畚土輦石之差嚴私役買閒之禁時教閲養鋭氣則不招集而軍自足矣三者既足則元氣自

壯根本自固邪氣自不能入外侮自不敢入設有邊報需軍馬即有軍馬需糧草即有糧草需賞賜即有賞賜尅期而出相機而行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何敵之不可破而何功之不可成哉苟不撙節愛養于平昔及其事至而欲取辦于一時臣未見其濟也此國家之大計廟堂之上必有以處之也若無待于臣言矣今臣言之者亦區區為國之心也惟聖明恕其狂瞽而裁察之幸甚

疏入帝從之

制治保邦疏成化十九年

臣聞周官有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誠以未亂而制則治必不至于亂未危而保邦則必不至于危使已亂而制治雖勞心經營終不能救其亂已危而保邦雖極力扶持終無以免其危此往古已驗之實事非俗儒閒談之空言也臣不敢遠舉姑以近事言之宋徽宗初年天下太平蔡京倡邪說勸上作玉清神霄等宮崇信道士林靈素以朱勔領花石綱加以梁師成專務應奉

是以民窮財盡政事不理國勢不競遂致方隅之亂而成靖康之禍方其初也使納言者之諫罷前項無益之事事以節用愛人為心使百官和于朝萬物和于野宋豈有衰乎方今天下太平四方寧謐國勢若金甌之完全無纖毫之缺損又況皇上聖德寬仁神武不殺上合天心下合民心禮樂法度之巍然典章文物之煥乎可謂治且安矣宜若可無慮矣然古人有言亂不生于亂而生于治治之極者亂之始此臣之所以為陛下憂也

陛下雖一精執中無怠無荒第左右之感戴聖恩者思
欲報之而不得其道崇飾非禮取容干進誠恐浸潤日
久嗜慾日滋糜費日多財用日屈民日益窮事日益壞
即不幸有數年之兵數年之荒不知何以為計欲如今
日之安欲無後日之悔恐未能也此臣之所以願陛下
制治于未亂之時保邦于未危之日以隆聖明萬億年
無疆之丕緒也伏望陛下以古為鑑仍敕多官會議制
治保邦之條件採而行之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疏入

帝不納

陳政治終始疏 成化二十一年 彭韶

臣伏覩詔書凡朝廷政事缺失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臣忝備員風憲之官幸遇聖明憂治之日不敢自諉在外隱忍緘默以仰負明詔求言之意謹以政治終始為陛下陳之夫更新曰始成功曰終使政治常新而不失事功常勤而有成雖堯舜之盛不能外矣伏聞近者星變既發于歲暮又形于正旦此天心仁愛之至欲

陛下善始善終而示于不言之表者也蓋歲暮者天道之終正旦者歲事之始天象兩見于此豈無意哉昔唐太宗時魏徵獻言有曰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十事太宗嘉納至今稱為盛事臣愚妄謂今日之治不在他求惟守成化之初足矣茲于歲首廣開言路禁止奢侈斥逐異端杜絕傳奉次第施行所謂漸不克終者非有如唐太宗之多然臣子之處心無異所望于聖明者不止于前數事也臣伏見陛下至聖至明若俯

念四海為家之義少納臣子家衆之言以時裁正俾彝倫攸叙則陰陽不調災害不弭未之有也成化之初內侍近臣進用稀簡陛下防微之意蓋有在矣至于近年日有進益聞今大小名數將以萬計求之于古未見其比利源兵柄多付其手違禁犯科少有加罪所求能得所請輒從此慮防之意有未終者也夫貴近之臣人所畏憚久預外事便成重輕臣伏見陛下臨御以來洞察事機宜及此時斟酌裁省俾內外事務各還職守立為

定制以傳于後實為萬世無疆之休不然異日故事已定偏重之勢遂成雖欲更張不可得已成化之初陛下之儉德已著茲者鎮守内外等官間有進奉仍照天順三年以前例行竊惟天順年間無事之時令遇災荒乃警戒之日古人遇有天災必皆减膳撤樂豈宜轉令進奉此持儉之德有未終者也前項官員不過剥取軍民之財以充進奉之名豈有出自己物哉而乃水陸勞擾人畜疲頓怨歸公家恩被私室誠無益也伏望陛下將

此項罷免則天下幸甚戍化之初陛下用人詳慎至于近日邊方多事内郡流移而公卿大臣無故而加之保傅及其致仕恩澤又月與之米歲給之力無非所以禮大臣也然以是施于忠賢勞烈使人有所感奮若泛焉行之則人孰不思阿順從欲以圖日後之恩寵哉此用人之道有未終者也自古平治天下者責在大臣大臣自任既輕百司從而觀望後進一律世事將何賴耶伏望陛下慎重任使必忠賢而後優禮有勞力而後加官

不惟其官惟其人則羣臣幸甚臣聞因事為功古人所
貴即其已往而慎于方來斯為謹始而勿失則德澤加
諸當時聲名昭于後世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
德日新萬邦惟懷此真陛下大聖人事也臣螻蟻微命
隕越妄言不勝戰懼之至　疏入帝不納

論山陝救荒疏　成化二十二年　王恕

臣伏聞近來禮部因陝西山西山東河南北直隸災傷
題請查例令僧道闗給度牒就彼納米給賑又聞湖廣

鎮守太監韋貴奏稱饑民南流日有萬口請通行該巡撫將新舊流民招撫復業又聞大學士萬安等奏令生員納米准監民人等納米准授軍職俱赴災處上納給賑又聞差侍郎耿裕等祭告嶽鎮河海之神臣有以見
皇上畏天憂民救荒恤患之心無所不用其極雖雲漢之詩所謂旱既太甚散無友紀靡神不舉靡人不周者何以過之臣惟陝西山西地方連年災傷米價貴甚閭閻小民貧苦者多殷實者少雖奉上項恩例恐願納者

寡焉能濟衆臣思流民缺食無計聊生拊循失策必為
盜賊勞師動衆所費益多合無將湖廣今年該起運南
京各倉及兑軍秋糧量留一二十萬石運赴荊襄水次
倉賑濟流民又將河南該兑軍秋糧量留一二十萬石
運赴荊襄水次倉賑濟流民又將河南該兑軍秋糧量
留一二十萬石賑濟本處饑民及四方流來之民以消
後患如河南兑軍糧米無徵亦須別作區畫仍敕各處
巡撫巡按提督三司委官如有流民到于該管地方即

便加意賙恤不許驅逐致令失所且人一日不再食則饑兩三日不食則病不能起五六日不食則死此救荒當如拯溺救焚宜急而不宜緩緩則無及矣臣深慮各項納米急不能得有悞賑貸合無先出内帑銀二三十萬兩火速發出賑濟仍乞降詔將被災府縣今年稅銀買辦等項盡行蠲免如此庶幾全活生靈潛消後患易危就安轉禍為福有以見皇上深仁厚德含生之類益將感戴于無窮矣　疏入帝從之

進大學衍義補奏成化二十三年

邱濬

臣竊見宋儒真德秀所撰大學衍義四十三卷于大學八條目中有格物致知之要誠意正心之要修身之要齊家之要而于治國平天下之要缺焉臣不揆愚陋竊倣德秀凡例採輯五經諸史百氏之言補其缺略以為治國平天下之要立為十二目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國用曰明禮樂曰秩祭祀曰崇教化曰備規制曰慎刑憲曰嚴武備曰馭夷狄曰成功化又于各

目之中分為條件凡一百十有九共為書一百六十卷補前書一卷目録三卷總一百六十四卷名之曰大學衍義補所以補徳秀前書之缺也前書主于理而不出乎身家之外故其所衍之義大而簡臣之此書主于事而有以包乎天地之大故所衍之義細而詳其詳其簡各惟其宜若合二書言之前書其體此書其用也今已繕寫完備謹撰表文一通開寫卷首以進伏念臣濬遠方下士叨冐朝廷厚禄六轉官階以至今官一家温飽

三十餘年今年近七旬常恐一旦委命九泉有負國恩無以為報幸天假之以年以衰朽之餘任師儒之職無政務之擾得以暇日纂成此編第以性質昏庸學識迂僻加以老耄精力衰憊所見不能無偏所纂不能無誤然區區一念忠君愛國之誠蓋有出于語言文字之外者況臣所纂輯者非臣之私意杜譔無一而非古先聖賢經書史傳之前言往事也參以本朝之制附以一得之愚雖曰掇拾古人之緒餘亦或有以裨助聖政之萬

一伏望皇上寛其妄作之誅察其顧忠之意以清閒之燕時賜省覽遇用人則檢正百官之類遇理財則檢制國用之類與凡臣庶有所建請朝廷有所區處各隨其事而檢其本類則一類之中條件之衆必有古人之事合于今時之宜者矣于是審而擇之酌古凖今因時制宜以應天下之變以成天下之變而其大要則又在于審察其幾微之先焉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此臣妄意著書之本指也臣之精力盡于此書皇上親政

之始而繕寫適成蓋有天幸然也冒昧進獻不敢自謂其皆可用儻採于千百之中用其一二見于施行以成治效使臣平生竭力盡瘁報國之忠得以少效其萬分之一則臣學為有用而歿為不朽矣臣不勝懇悃願效之至為此謹具本親齎以所撰大學衍義補書四套計四十冊隨本上進　疏入帝下內閣議行

漕運議成化二十三年

邱濬

臣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粳稻以

給幽燕原注見杜甫詩唐然以給邉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于元焉初巴延平宋命張瑄等以宋圖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師至至元十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羅壁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是時猶有中灤之運不專于海道也原注元初糧道自江入淮由黄河至封邱縣中灤旱站陸運至淇縣淇門一百八十里入御河二十八年立都漕運萬戸府以督歲運至大中以江淮江浙賦財每歲所辦糧充運自此以至末年專仰海運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劉家港原注今在蘇州府崑山縣太倉

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明略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于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入風順時有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說者謂其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蓋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朝洪武三十年海運運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

十萬石至北京三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臣攷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以為一代良法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作元史者皆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者臣則謂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海曰河河漕視陸運之費省十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什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今

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于海運也然善謀國者恒于未事之先而為意外之慮寧過慮而不為臨事之悔今國家都燕蓋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譬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况自古皆是轉般而以臨為傭直今則專役軍夫長運而加以兑支之耗歲歲常運儲積之糧雖多而正戍之卒日少食固足矣如兵之不足何迂儒過為遠慮請于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别通海運一路與

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原注浙江布政司及常州蘇州松江三府由海通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豫防之先計也臣家居海隅頗知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慮風而慮礁故製海舟者必為尖底首尾必俱置柁猝遇暴風轉帆為難亟以尾為首縱其所如且暴風之作多在盛夏今後率以正月以後開船置長篙以料角定盤針以取向一如番舶之制夫海運之利

以其放洋而其險亦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預遣習知海道者起自蘇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捕魚漁户煎鹽竈丁逐一次第踏視海涯有無行舟潢道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遠近親行試驗委曲為之設法可通則通可塞則塞可回避則回避畫圖具本以為傍海通運之法萬一可行是亦良便若夫占視風候之説見于沈氏筆談每日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至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舟至于巳時即止則不遇暴風矣中

道忽見雲起即便易柁回舟仍泊舊處如此可保萬全永無沉溺之患萬一臣言可采乞先行下閩廣二藩訪尋舊時通番航海之人原注許其自首免其本罪及行廣東鹽課提舉司歸德等場起取慣駕海舟竈丁令有司優給津使即至訪詢其中知海道曲折者以海道事宜訪以事成加以官賞俾其監工照依海泊式樣造為運舟及一應合用器物就行委官督令其人起自蘇州歷揚淮青登等府直抵直沽濱海去處踏看可行與否先成運舟十

數艘付與駕使給以月糧俾其沿海按視經行停泊去處所至以山島港汊為標識詢看是何州縣地方一一紀錄造成圖冊縱其往來十數次既已通習保其決然可行無疑然後于崑山太倉起蓋船廠將工部原派船料差官于此收貯照依現式造為海運尖底船隻每船量定軍夫若干裝載若干大抵海舟與河舟不同河舟畏淺故宜輕海舟畏漂故宜重假使海艘載八百石則為造一千石舟許其以二百石載私貨三年之後軍夫

自載者三十稅一客商附載者照依稅課常例就于直沽立一宣課司收貯以為歲造船料之費其糧既從海運脚費比漕河為省其兑支之加耗宜量為減殺大約海舟一載千石則可當河舟所載之三河舟用卒十人海舟加五或倍則漕卒亦比舊省矣此非獨可以足國用自此京城百貨駢集而公私俱足矣宋朱子文集其奏劄言廣東海路至浙東為近宜于福建廣東沿海去處招邀米客元史載順帝末年山東河南之路不通國

用不繼至正十九年議遣戶部尚書貢師泰往福建以閩鹽易糧給京師得數十萬石京師賴焉其後陳友定亦自閩中海運進奉不絕然則此道若通閩廣之綱運亦可以來不但兩浙也況今京師公私所用多資南方貨物而貨物之來苦于運河窄淺船艫擠塞脚費倍于物直貨物所以踴貴而用度為艱此策既行則南貨日集于北空船南回者必須貨實而北貨亦日流于南矣今日富國足用之策莫大于此說者若謂海運險遠恐

其損人廢財請以元史質之其海運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歷二年止備載逐年所至之數以見其所說不無意也臣恐今日河運之糧每年所失不止此數況海運無剝淺之費無挨次之守而其支兑之加耗每石須有所減恐亦浮于所失之數矣此策既行果利多而害少又量將江淮荆湖之漕折半入海運除減軍卒以還隊伍則兵食兩足而國家亦有水戰之備可以制伏朝鮮安南邊海之夷此誠萬世之利也臣謹議　議奏帝不

納

陳時事疏成化二十三年　　鄒智

臣惟體乾者人君之職贊化者宰輔之事陛下之于輔臣有缺必須有事必咨有殊恩異數必加亦云任矣然或改革一政進退一人處分一軍國重事往往出自內批其寔一二小人者陰執其柄是既任之而又疑之也夫陛下任之而又疑之者豈不欲推誠以待物哉竊意其進身之初多出于私門有以致陛下之厭薄矣至于

議事之時又唯唯諾諾若不能然佀佀俔俔若不敢然甘于模棱恬于伴食此陛下所以既任而疑之也臣竊以為過矣宋之英主無出仁宗夏竦懷奸挾詐辜負任使則罷斥之吕夷簡痛改前非力圖後效則包容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抱才氣有重望則不次擢之故能北敵契丹西臣元昊號為太平未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之事也臣願陛下察孰為夏竦則斥之孰為夷簡則容之孰為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則擢之召至便殿

給以筆札使條陳治平天下之道不使小人得以參錯其間則天工于是乎亮矣臣又聞天下之事惟輔臣得以議之惟諫官得以言之諫官雖卑與輔臣等宋神宗將定官制謂蒲宗孟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古人慎重諫官有如此者今之諫官以軀體魁梧為美以應對捷給為賢羣居終日罔思盡職甚則曰吾舌非不能言吾舌非不欲言吾官非不可言但言出而禍隨之其誰吾聽耶嗚呼既不進言以稱其職而復引咎以歸于

君有人心者何忍為此臣願罷斥浮沉之輩廣求風節之臣使之得展底藴言有可採次第施行則天聽于是乎開矣臣又聞猛虎在山藜藿不採汲黯在朝淮南寢謀正人君子之有益于人國也大矣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正人君子而後可任哉特以其所言所行利于公室而不利于私家故小人巧為讒間以中傷之耳姑以臣所知者言之如兵部尚書王恕元勲碩德顧削其爵監察御史强珍忠肝義膽顧褫其權

他如章懋之亮直林俊之剛方張吉之純雅或斥之或疎之或竄之使不得一遂此豈上天生賢之意哉臣願陛下將王恕等分居要地使各盡其平生以圖來效則天心于是乎協矣臣又聞范祖禹有言國家之敗未有不由輕變祖宗之舊者我太祖高皇帝監前古之迹識禍亂之原故凡寺人之徒惟供掃除之役頃年舊章日壞邪徑日開人主大權盡出刑餘之手內倚之為相外倚之為將藩省倚之為鎮撫其他耳目之所不加思慮

之所不及尤有不可勝言者歐陽修曰宦官之禍甚于女寵可不念哉可不畏哉臣願陛下以宰相為股肱以諫官為耳目以正人君子為腹心深思極慮定宗社生靈長久之計則大綱于是乎正矣然深究其本則在陛下之明理以應事耳臣願陛下思事理之難窮攷之于經驗之于史會之于心體之于身無一日之不然則所當為者不得不為所不當為者不得不去矣豈特四事之舉而已哉　疏入帝不納

論濫陞內官奏 弘治元年

王恕

臣伏覩祖訓條章內府各監局等衙門內官俱有定員各有職掌洪武永樂年間未嘗額外濫設其太監等官非歷練老成縱有聰明才俊亦不輕授近年以來則不然矣陛下前將內官論年遞降蓋矯往年濫陞之弊欲復祖宗之舊制也臣于病中風聞近日又陞一起內官其數頗多不知是日前遞降者不知另是一起也前既以為濫而遞降之今何不以為濫而陞之似乎不可陞

下嗣位之初人心歸向如古之二帝三王本朝太祖太
宗復見于今日莫不稱頌而愛戴之蓋聞陛下在青宮
時存心正大不喜聲色不貴貨利及登寶位治近習蠹
國亂政邪術欺君罔上之罪革罷傳奉冗員追回濫賞
莊田蟒衣等項裁抑奢侈奔競凡此數事皆壞名器損
國體傷民財臣民所不欲而不能革非一日矣陛下一
旦而盡革之此天下臣民所以稱頌而愛戴之也夫何
未久而又濫陞內官如此若復濫陞莊田蟒衣將見前

數事不數年復如舊矣欲天下臣民稱頌而愛戴之如今日恐不可得此天命去就人心離合之幾也可不慎哉况今北敵在邊災異迭見此正君臣上下同加修省之時而國政如此其何以服遠人而弭天變伏望陛下自今伊始于出入起居之時發號施令之際務守祖宗之法決不可為巧言所惑蹈襲前事上拂天意下失人心而為社稷憂臣誠激于中詞不能婉干冒天威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疏入有旨這起內官隨侍春宮年久

因遇節日各量陞一級了罷

請講學聽政疏弘治元年

楊守陳

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于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臣于孟子固非其倫然而敬君之誠異世同心孟子于侯國之君尚陳堯舜之道況逢天王之明聖者乎夫堯舜之道一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于内者深而為出治之本者也又曰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堯舜

之資于外者博而為致治之綱者也本立則末自茂綱舉則目自張故不勞而庶績熙無為而天下治也陛下御極以來放遠奸邪登用正人聽納忠諫躬覽題奏勤政若此可謂堯舜之君故天下翹首以望唐虞之治獨臣之愚猶有過慮葢華故而正始猶易持久而保終寔難臣昔忝侍從伏覩陛下儼然端拱朗誦經書未嘗降一睿問以究聖賢之奥旨儒臣肅然進退畧陳訓詁未嘗進一詳說以闡帝王之全道理欲危微之辯何自而

明知行精一之功何從而盡臣恐陛下之得于內者未若堯舜之深也今陛下視朝所接見者惟大臣之風儀而已至于君子小人之情狀小官遠臣之才行何由識之退朝所閱覽者惟百官之題奏而已至于諸吏之條例羣吏之情弊何由見之宮中所聽信者惟內臣之語言而已至于千官百職之正論六軍萬姓之煩言何由聞之賢才不能以自達聰明時有所偏臣恐陛下之資藉于外者未若堯舜之博也內得未深外資未博如木

之方植而易搖如泉之始導而易塞倘或銳志少懈欲心漸滋則今日之所放遠者異時將名而親之今日之所登用者異日將憎而斥之今日之所聽納者異日將厭而拒之今日之所勤覽者異日將嫌而麾之豈能始終如一而純乎堯舜之道哉此臣之所以過慮也伏望陛下遵用祖宗舊制仍開大小經筵以講學常御早午二朝以聽政其經筵則必擇端介博雅之儒臣侍班進講陛下聽講之際凡所未明輒賜清問若復有疑更加

詳詰講官或訥則侍班諸臣佐之覆解詳釋旁引曲喻必得聖心洞然明悟而後已凡聖賢之旨帝王之道與夫理欲危微之所以辯知行精一之所以盡以及人臣何者為賢何者為否政事何者為得或者為失天下因何而治亂歷代為何而興亡若此之類皆必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懈凡經書典訓及歷代諸史百官題奏皆當聚之文華殿後日輪大臣講官使居前殿之右廂凡遇題奏或有奇字奥義則録示講官使解或

召問使對一日之間陛下居外朝之時多處深宮之時少則欲寡而心清惑少而理明當萬幾閑暇之際湛然凝思常恐欲心長而理心微邪佞進而忠良退必使心常得其正事常執其中則陛下之得于内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至若午朝則御文華門而五府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幷六科各輪番列侍其御史郎中等官有事已具本者皆先用揭帖略節口奏陛下詢其事情條分而裁決之鎮守撫按及府衛有自任所來見者皆條陳地

方之事亦畧節口奏陛下令諸司承旨議行有見辭赴任者隨其地方職任而諭戒之若有大政則陛下御文華殿召內閣及府部院寺大臣會議使人各盡其謀而勿相推避事必求其當而勿至苟且議若未當則許諫官駁正必得至當之論而審行之其具本進者召內閣大臣面議可否批答凡大小官員當奏事見辭之際陛下必俯降顏色或詢時政或詢賢才以及諸司利弊兵民休戚年歲豐歉下至五方之風俗四夷之情狀俾各

從實以對言有忠讜切實之議行之其讒佞諂訣者斥

逐之愚蠢狂直者容恕之謇訥不能言者令具本奏之

俾賢才常集于目前視聽不偏于左右合天下之耳目

為一己之聰明則陛下之資于外者愽而致治之綱舉

矣若謂經書不必與儒臣問答謂政事不必與羣臣面

諭凡百題奏皆付內監諸臣調旨批答即可以致治則

豈有不立其本而末能茂不舉其綱而目能張者哉

疏入帝從之復午朝名大臣面議政事

講明律意疏弘治元年

馬文升

臣謹奏伏覩大明律內一欵凡國家律令參酌事情輕重定立罪名頒行天下永為遵守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剖決事務每遇年終在內從都察院在外從巡按御史提刑按察司官按治去處攷校若不能講解不曉律意者初犯罰俸錢一月再犯笞四十附過三犯于本衙遞降叙用欽此欽遵外臣惟國家大事則莫先于刑獄刑獄所重莫先于人命蓋以死者不可復生絶

者不可復續自古帝王莫不慎刑獄而重民命也仰惟
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臨御之初屢詔大
臣更定新律至于五六為之弗倦以求至當復命刑官
重會衆律親御宸翰為之裁定務協厥中而于人命尤
致意焉是以當時司刑官員多所用心而于律意務為
講明鞫讞之際少有失平陰陽以和風雨以時而天下
無冤民矣近年以年兩京法司官員或由進士初除寺
正寺副主事評事或由知州行人就陞員外郎郎中而

御史亦多知縣所除到任之後未經問刑就便斷獄公差所以律條多不熟讀而律意亦未講明所問囚人不過移情就律將就發落且笞杖徒流縱有所往為害未大至于人命一有所寃關繫匪輕且如强盜窩主重在造意若窩藏强盜而不曾造意同謀雖分贓亦難問擬斬罪又如官吏懷挾私讎故勘平人因而致死重在懷挾私讎若因事到官但有笞罪雖勘至死亦可止問擬因公毆人至死徒罪又如故殺鬬毆殺人若兩人相争

互相毆打毆死一人則名鬬毆殺人一人未曾動手一人于彼致命去處有意致死則名故殺此等律意人多忽略有將强盜窩主未曾造意同謀止是分贓及官吏因公事毆人致死本無私讎故勘情由而俱問擬斬罪者有本係鬬毆而問擬故殺斬罪者有本擬故殺而卻擬鬬毆殺人絞罪者甚至謀殺故殺無屍檢驗而問擬斬罪輒取情真罪當奏請處决者或本因與人妻妾通姦其夫別項身死而問擬本婦因姦同謀殺死親夫凌

遲處死姦夫斬罪者其他以非為是以重為輕者非一查得數年之間天下布按二司等衙門呈詳死罪重囚本院并刑部詳擬明白大理寺復詳合律該科覆奏處決幸蒙憲宗皇帝慈愛仁厚不忍殺人止令監著恭遇皇上嗣登寶位重念刑獄屢下明詔强盜無贓仗人命無屍檢驗者具奏定奪其節年原監該決重囚近日辦理寛宥者亦多若使當時就令處決則含冤而死者不知幾人矣其所以傷和召災者果誰之咎哉法司尚然

則其餘府州縣衛所囚犯枉抑者而死又不知其幾何
矣此皆原問官員律學未講律意未明之故也況府州
縣官員多有不曉刑名不知律意者遇有刑名事務多
有不能剖决問理而惟聽于主文之人蓋由巡按御史
按察司官按治去處不行考校之故也臣愚乞敕兩京
法司堂上督令所屬官天下都布二司督令折事理問
及浙江等按察司官並各府推官各要將大明律條熟
讀講解深明其意不許似前忽略置而不講其問囚之

際參錯訊鞫務在得其真情方其取招議罪之時尤須原情定擬不許輕易致有寃抑獄成之後難以辯明及通行天下大小衙門並兩京部屬官吏各置大明律一本朝夕熟讀用心講解務曉其意仍通行各處巡按御史按察司分巡官按治去處遵依大明律內事理從公攷校若有不能講解不曉律意者依律施行當奏請並降用者徑自具奏發落仍乞勑吏部行移法司將撥去辦事進士就令與現任官員一同問刑以後該選之時

兩京法司有缺先儘各衙門問刑進士除授如果法司無缺方令除授別部等衙門庶使人精法律而刑鮮濫施之弊獄無枉抑而世底刑措之美緣係講明律意以重人命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疏入帝不納

請勤政事疏　弘治元年　馬文升

臣謹奏為法乾健以勤聖政事照得近來各處具奏地震而雲南尤甚近者天象示警彗星偶見此皆上天仁愛皇上之意也皇上憂勤惕厲減膳撤樂凡有遊燕悉

為停止此又應天以實而不以虛文也將見彗星漸消與宋景公一言而熒惑退三舍者無異信乎天人相與之際甚不偶矣臣惟帝王之德莫先于勤勤則裁決萬幾而無少壅滯上天之道惟在于健健則發生萬物而無或差忒是則天道聖德寔相脗合故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臯陶之告禹亦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史書美大禹曰克勤克儉是皆以勤而成聖德所以載之經史而垂光萬世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以至

憲宗純皇帝俱昧爽視朝早朝後日每二次裁決在京各衙門並天下一應章奏或有大政事復召大臣面議而行此我朝列聖之定規也恭惟皇上膺上天之眷命紹祖宗之鴻圖即位之初宵衣旰食勵精圖治視朝決事悉遵祖宗舊規日長時月每日又有午朝之舉誠足以媲美古帝王而克紹祖宗也近年以來視朝稍晏間或早而復晏日止裁決章奏一次此固皇上頤養天和保固皇躬雖得君逸臣勞之道但所其無逸帝王所重

仰惟皇上清心講學節膳寡慾聲色不邇貨利不殖篤志以求道游藝以養心雖古帝王祈天永命之道亦不過此又豈待于他有所求哉今視朝固亦早矣但日止裁決庶事一次非所以率由舊章而垂法後昆也甚有以掩皇上勤政之心其于聖德所闗甚大臣則惜焉伏望皇上自今法天道之健遵祖宗之訓每日二次裁決庶務而視朝常常如此則聖心之政不異于初政祖宗之規不改于今日其于聖德寔非小補而底堯舜之治

亦不難矣伏乞聖明留意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疏入

帝不納

御選明臣奏議卷五